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註纂箋卷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金氏曰趙氏後漢京兆人名岐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四方改名而字邠卿示不忘本土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之察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以俱歸藏複壁中註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

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

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反楚魏用吴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衡與橫同

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金氏曰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人望出昌黎唐吏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没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顔子没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側反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若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朱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去聲此也

後漢南蠻傳云衣裳斑闌語言侏離注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朗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顔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

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顔子便渾厚不同顔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甸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名修廬陵人

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三十八 經部

孟子集註纂箋卷一　　元　詹道傳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魏地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僭稱王謚曰惠史記

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見史

記魏世家按通鑑惠王三十五年乃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也

王曰叟不逺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葢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與倣同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艷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

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衆也衆四封之內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又按班固之說一同百里三分去一之外六千四百井之内又有正賦旁加正賦出賦稅旁加主治溝洫假如十里為成積百里中一甸六十四井正賦也餘三十六井則旁加萊田甸夫兼受之○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又名馳車用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執轡御馬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曰重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此說本孔氏尚書疏

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

每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叢說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禄大槩言之也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聲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靡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深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

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聲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司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反源四字出左傳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牣音刃叢說禽名之鶴音涸在鐸韻鶴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

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裴駰註引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又見韓詩外傳適彼樂土註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左哀十一年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註鼓以進軍金以退軍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烏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人不得食詩魚麗于罶註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魚不滿尺市不得粥考孟子註疏無其文惟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凡林衡川衡澤虞之職皆為之厲禁而守之鄭注物為之厲者每物有藩界也禁者為守者設禁

令也又注厲遮迾守之迾音例愚謂厲亦訓嚴當是嚴其蕃界也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為治去聲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

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記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金氏曰尺有数等周尺以人中指中節為寸以中人為度一尺約當今浙尺八寸則百畝全無多地疑中指節為度止用之衣服針灸耳當别有地尺也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去聲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

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反首也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更民名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並去聲如左右手之右本音有是王道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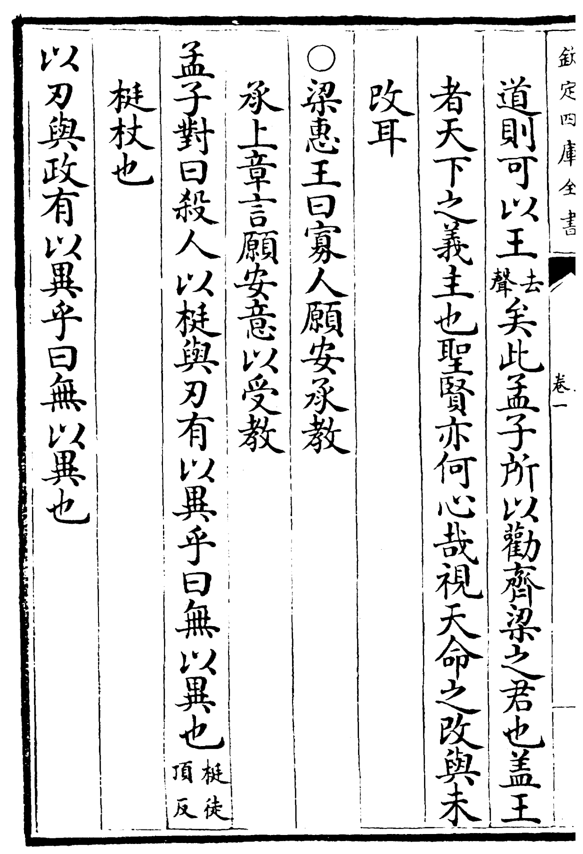
也金氏曰此皆孟子勸梁惠王行仁義之實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廣韻四紙殍注音圮草木枯落也三十小殍注餓死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餓死皆一義也則莩死者取草木枯落之義也

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

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閒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倉刀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



道則可以王（去聲）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葢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三禮辨檀弓云馬有蓛歲凶則止故公明儀曰廐有肥馬民有飢色為率獸食人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去聲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禮記檀弓下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又按其下疏義云周禮爲俑所謂中古即周也考之春秋成二年傳宋文公卒始用人

以殉史記秦本紀武公死殉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不獨繆公也繆公之葬殉者一百七十七人三良在其中夫子所謂始作俑者之無後又惡其不仁流毒至此豈不信哉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巳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為去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通鑑篇首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

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敗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鞅詐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集註作七邑者恐誤比猶為去聲也

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周禮地官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一百里又畿外九州建國之法見王制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

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通作穽疾郢才性二反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

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

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按通鑑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

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没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皃沛然雨盛皃浡然興起皃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葢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名轍字子由東坡之弟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

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扶又反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壁彊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簒齊而有之辟彊和之曾孫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

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霸同去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正此意也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本出荀子○金氏曰謂其所以為霸之謀畫經營也若九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下沒反集註音核乃下革反恐誤

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

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乞逆反也趙岐註新鑄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所以厭變怪禦妖釁周禮太祝所掌凡寳鍾寳器皆在所釁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隐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說文

術邑中之道佘楚金説文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字之本意盖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盖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復扶又反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鋭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盖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

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去聲下同也詩大雅思齊莊皆反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徳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而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

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度丈尺也權衡規矩繩為五則分寸尺丈引為五度律度量權衡皆用銅而銘之所以齊風俗也度之謂稱量並平聲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度音同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盖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與平聲

殆盖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説見下文扶問反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昬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贍時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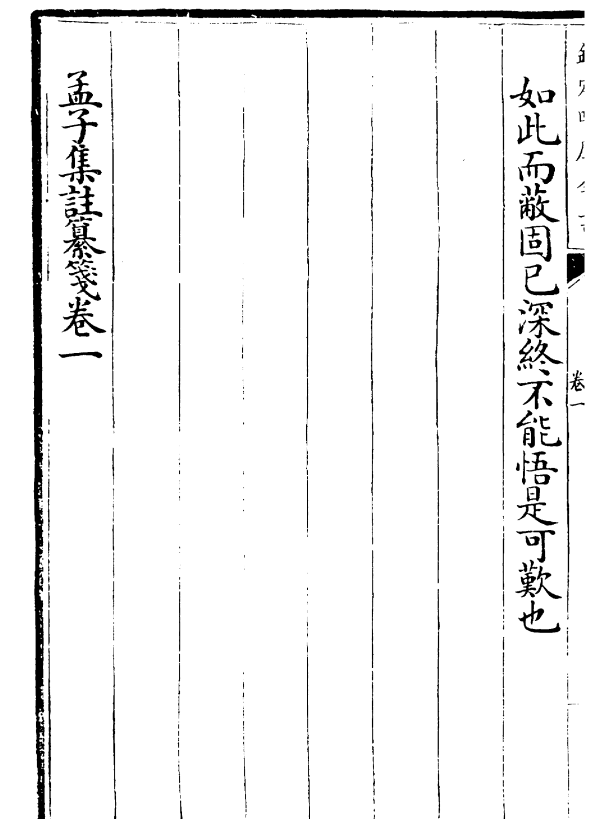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

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趙氏名岐字邠卿漢京兆長陵人詳見序說中

註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王制農田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



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三十九　經部

孟子集註纂箋卷二　　元　詹道傳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甞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金氏曰羽以鳥羽為飾旄以氂牛尾為飾如樊纓之類）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趙岐註樂以鼓為節孫奭疏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

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葢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

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周禮大司樂注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反以講武事左隐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鶩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待洛反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

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

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緜八章詩緜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兊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今按詩註八章為大王事而此引證文王似不合

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國語吳語史記越世家同云越王句踐興兵伐吳吳王夫差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又越語註云魯哀公元年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越

王令大夫種守國與范蠡皆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而與范蠡謀吳哀二十年遂滅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數救反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恭之衆也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云云密密須氏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按孟子援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音整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蓋二山名未詳何地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施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音洛也廵所守廵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

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周禮地官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春秋傳曰君行師從

見定四年糧謂糗去久反熬米麥也又丘救反糒音備乾飯也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烏路反也言民不勝平聲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觧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聲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時掌反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又見論語成於樂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音潮諸侯之處漢時遺址音止尚在史記封禪書曰太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反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去聲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金氏曰周明堂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徳篇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室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窻其内九室户牖相通天子巡守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放明堂之制而為堂故太山之下有明堂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

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税其一也世禄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禄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税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古之税也記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註云此夏殷法文王之時猶不征其後則有征故

周禮司關之職惟國凶札則無征猶譏又如孟子言澤梁無禁周禮則有澤虞為之厲禁孟子之言蓋欲也反古

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禮記

集說中山成氏曰孟子王制禮運所言鰥寡孤獨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為鰥三十無夫不為寡有室無父不為孤壯而無子不為獨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秦醉反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託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本史記世表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金氏曰積當作子賜反穀堆也餱乾音干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

所以盛(音成)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越)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悲巾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亶父音甫太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率循也滸呼五反水厓也蹟漆水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

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本胡子知言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普后反析

於幾平聲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

平聲而實密其事似易去聲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

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武帝紀齊人轅固謂公孫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無曲學以阿世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周禮秋官司冠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已罷去上聲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反其職

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魯水反　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

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葢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

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

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恱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大學傳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見泰誓中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建安人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

於簒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叢說國語二十四兩為鎰孔注趙岐皆云二十兩按字書曰鎰益同数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為鎰則二十兩者為有義玉人玉工也

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狥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

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聲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圍公宫攻子之不克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

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見春秋傳）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張子曰此事閒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

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形向反則止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

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音至）縛也重器寶器也（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樂毅伐齊湣王走莒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又樂毅荅燕惠王書亦言及之）畏忌也倍地

并去聲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

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恤民

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為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筆力反與

逼同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

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與傒倖通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按家語第十孔子曰初大王都豳云云至如歸市與此一段皆同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六年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上聲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

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上聲)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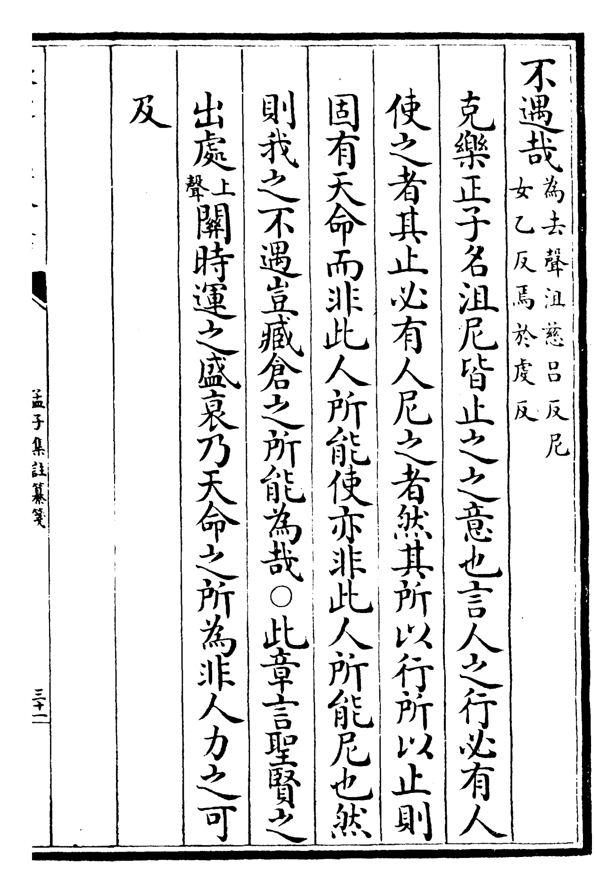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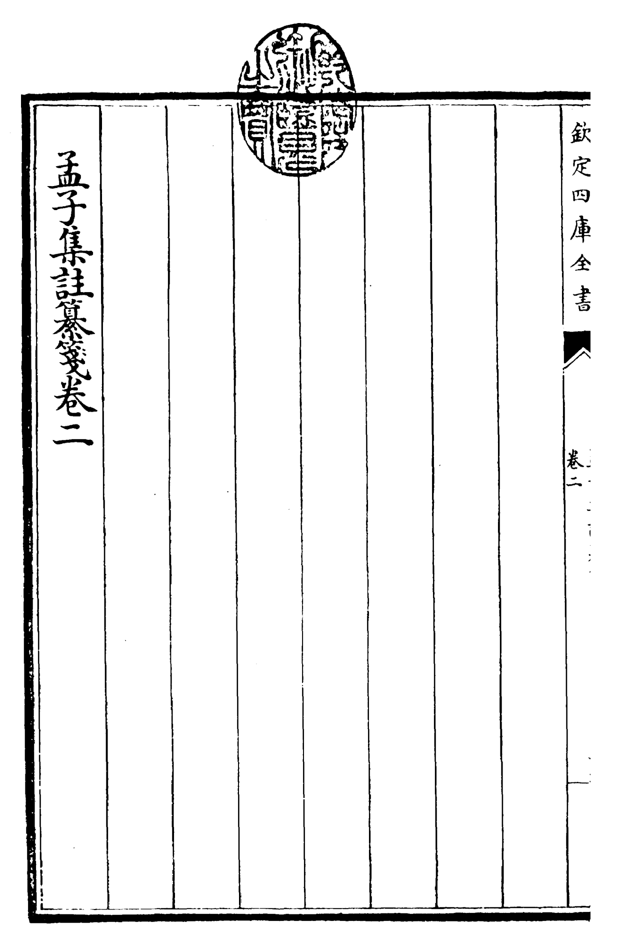
祭禮 按儀禮鼎數圖一鼎特豚無配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祭三鼎也又山堂考索禮器門云牛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羊鼎以銅豕鼎以鐵皆無飾三鼎各自象其形自魚腊以下並無其制以其物細雜無所象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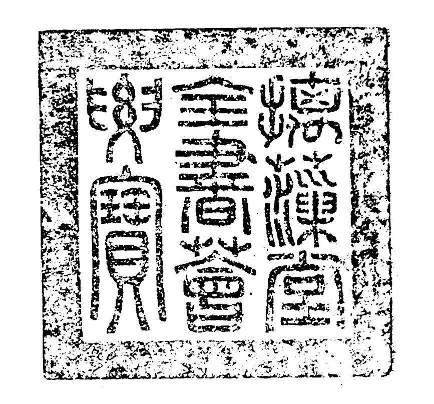


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聲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註纂箋卷二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鍇